

月曲了王錦華文藝基金會主辦 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菲律賓千島詩社協辦 「第一屆王錦華華校學生作文大賽」優勝作品

我懷念的那年夏天

佳作獎中正學院王心怡059

我討厭夏天。我討厭夏天刺眼的陽光與燥熱的氣溫，也討厭煩人的知了與不停對我說教的父母。在不知道道了多少次架後，我的父母終於是決定讓我去鄉下奶奶家住一陣子，等開學前一周再把我接回來。我巴不得趕緊出發，逃離父母的掌控。

我目送著父母離開，陽光照射在我身上，耳邊是知了的叫喚，這是我第一次沒感到煩躁。在奶奶家待了三天，家裏來了個跟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她說她叫雯雯。

雯雯是村長的孫女，從小就在國外生活，這是第一次回老家。雯雯的奶奶經常帶著她來家裏做客。起初，我們只是打個招呼，然後我就回房間待著。後來，我們變得越來越熟絡。我帶著雯雯去小河邊釣魚，雯雯帶著我去她家田裏偷西瓜。現在回憶起來，那個西瓜真大啊！我跟雯雯輪流抱都撐不過兩分鐘，那西瓜就從我的手裏滑落，咕嚕咕嚕的沿著斜坡滾下去。我和雯雯奮力追趕才抓住「逃跑」的西瓜。

我和雯雯已經累得滿頭大汗，看著出現裂痕的西瓜直咽口水。最後我們在樹下，一人一塊的啃西瓜。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我們的夏天

我懷念的那夜

佳作獎僑中分校楊靜恩113號

窗外的角落，臺燈上照進一道銀白色的光亮。手中寫作業的筆，緩緩停止，我望向窗外烏雲密布，小雨滴滴嗒嗒落下。我伸出手試圖從中尋得一道光，卻怎麼也看不到，心中一股淡淡的憂傷湧上心頭，我想，今天是中秋團圓夜啊！

記憶的琴弦把我拉回到三年前，每逢中秋，街上總是熱鬧非凡，窗外遠行的遊子早已回家，許久未見燈光的房間，此刻正燈火通明。

中秋之夜，父親與母親正在廚房忙碌地準備團圓飯，案板與菜刀切磋的聲音充斥著整間房子，嘩啦啦的水聲與他們的笑聲交織在一起，手起刀落的瞬間，香味撲鼻而來。與往常不同的是，今晚少了幾份爭吵與雜亂，多了幾份溫馨與感動的氛圍。我似乎幫不上忙，於是輾轉到了客廳，把桌上的花生、糖果擺好，打開電視等待中秋晚會節目的開始。

夜幕降臨，團圓飯也就開始啦！在燈光的照耀下，一家人歡聚一堂，共同舉起

我懷念的那年夏天

佳作獎僑中總校王安安102

悅耳的鳥鳴，微微的清風，搖擺的樹葉，顯得周圍都是這般使人內心平靜。樹下的落葉或許是已多時無人打掃，早已顯現出枯黃的顏色。我尋著這陳舊的氣息，回到了多年前的那個夏天。

「不要！不要！我才不要去外婆家，那裏又枯燥，又無趣！」早早的，房間裏便傳出了我和媽媽的爭吵聲。「你不去我就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裏！」媽媽生氣地說道。不得已，我只好跟著媽媽上了車。

在我記憶當中，是怎麼也找不到我跟外婆親密的回憶，只有我媽媽常常跟我分享的那些故事。她說我小時候外婆最喜歡抱我了，在我走路還略微蹣跚的時候，也是我外婆牽著我的手，帶我一步一步走的。雖是如此，可到了現在我和外婆也無幾分親昵了。我望著車窗外，心想著這會是怎樣一場夏天。不久，當我看著遠處一座座許老舊的房子漸入我的視野，逐漸放大然後矗立在我面前，車子也就停了下來。

未踏進房門，我便已聞到了撲鼻的香味。聽見動靜之右，外婆便熱情地出來迎接我們。媽媽交代了幾句之後便留我一人，獨自一人跟著外婆進去。桌上擺放著一碗炒米粉，正冒著騰騰熱氣。我急忙坐下狼吞虎咽起來，絲毫沒有注意到外婆次次欲言又止的舉動。不久，一碗炒米粉便已被我吃光。外婆看我吃完了便想跟我搭話，我卻忽視她徑直走開了。

我想著去尋點樂趣，可這裏不是積灰的報紙就是厚厚的書籍，找不到半點可以娛樂的東西。外婆走過來關切地問我在找什麼，我眼淚瞬間就湧了出來，坐在地上便開始大哭起來。外婆頓時手足無措起

一眨眼就進入了尾聲。雯雯再過五天就要坐上飛機離開這個國家，而我也馬上就要回到城裏讀書，在這最後的五天裏，我和雯雯幾乎形影不離。我們早就在相處中把彼此當成最親密的好友，如今面對分別，我們的心情就如同知了般難以平靜。可再不舍的我們也無能為力，只能盡情的在這短暫的時間裏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雯雯離開那天，我們做了一個約定，明年一定要回來，到時候老地方見。雯雯含著淚離開，我笑著揮手與她告別，心裏是無盡的憂傷。直到回房間，我的情緒才如同海浪般撲上來，淚流不止。

一年後，我又去了奶奶家，每天都會在當年吃西瓜的樹下等著念念不忘的她。一年又一年，她從來都沒回來過，就如當年灑在樹下的西瓜籽，它沒有按照我們所希望的開花結果，我們那時的約定也一樣沒有結果。

即使很多年過去，那年夏天依舊在我的腦海裏重播。那美好的，快樂的，不舍的，憂傷的、遺憾的回憶都讓我難以忘記。我懷念那年夏天，但也懷著失望的心情度過了每個夏天。我果然還是很討厭夏天。

酒杯，慶祝來之不易的團圓，享受美味的佳肴。清甜的大蝦、潑著紅油的鱸魚、酒紅色的紅燒肉色香味俱全，我一臉滿足地咀嚼著每一道菜，無一不在促使著我多吃一碗。父親與母親就這樣欣慰地看著我，美好的中秋團圓夜在我們一家人的談笑風生中度過。

忽然，一道爆鳴閃電，把我帶回現實。今年，因為父母工作繁忙沒能趕回來陪我一起過節，家裏沒了往年幸福、熱鬧的氣氛，若大的房子，只留我獨守。一想到這兒，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正當我傷心難過之時，門鈴響了，是父母給我寄的一盒月餅，還有一封信。我打開信封，看著父親與母親對我的句句囑托，心裏有種說不上來的滋味，我知道他們非常牽掛我，當然我也是。信中句句沒有愛我，卻句句都是愛我。

無聲的愛，無盡的思念，像一只未解纜的小船，在我的心中憂傷的劃動。花好月圓，可是我的小滿，終是未滿。

來，她拿了一個風箏過來，她說這是她親手做的。見此，我便停止了哭泣。

外婆帶著我去到了後院，我吵著要外婆教我放風箏。外婆耐心地將風箏的線繞開，並把線放在了我的手中，她讓我握緊線，然後背對著風吹過來的方向跑起來，我嘗試幾次之後，風箏終於順利地被放了起來。

我開心地在後院到處跑，風箏也在我身後飛著，當我繞著大樹跑了一圈又一圈之後，風箏卻恰巧地卡在了樹枝上。外婆見狀，趕忙走了過來，她伸手去夠，卻是差了一點；她踮起腳尖去夠，還是差了一點，她跳著去夠，仍然差了一點。這時，外婆看向我，讓我坐在她的肩上，我跟她相視一笑，她便把我背了起來。這次，我一伸手就夠著了，我和外婆都笑了起來。外婆卻沒有將我放下來，而是背著我在後院慢慢地跑了起來。我開心地放聲大笑著，外婆也樂呵呵的笑著，這仿佛是一首比蟬鳴還動聽的曲子。

夏日下，大樹旁，是獨屬我和外婆的時光。

烈日此時不比我們笑顏燦爛，蟬鳴不比我們的歡聲悅耳，暖風不比我們的時光溫暖。

幾片樹葉落在我的頭上，將我從回憶中拉回到了現實，這幾片落葉是我思念外婆時，她對我輕輕的撫摸嗎？在這個同樣的烈日下，同樣的暖風裏，同樣的大樹旁，卻是不同的人影，不再是幼稚的我和和藹的外婆，這次只有我一人獨自回味，可我依然會懷念那年的炒米粉，懷念那年的風箏，懷念那年的笑聲，懷念那年夏天！

今年的雨季同往年一樣潮濕，天空泛著灰，我在窗前靜靜地看著風把一片枯葉粘在玻璃上，像是落寞的季節。我將臉貼上去，感受那冰冷的滋味。滴嗒的兩聲吵醒了回憶，那是舊鄉裏歲歲年年的雨天。

記憶裏，外婆家的毛玻璃並不透亮。雨水從屋頂瓦片上落下，霧氣圍繞著，仿若國畫中的留白。視線從窗口望去，一切都融化成水淋漓的畫布。我無趣的在玻璃上畫著哈氣，恰好外婆端著菜路過，她看出了我的無聊。「寶貝是不是想出去玩啦，吃完飯我帶你去溜達。」外婆關心中道。我頓時開心地撲到她懷裏。

飯後，我像只被困禁已久的貓兒，歡快地蹦躡在水路上。遠處的樹下堆積著層層落葉，雨水沿著葉脈滑過，落在下一個脈搏中。我將泥水踢得水花四濺，又用枯花落葉拼起畫，外婆面帶微笑，看著我鬧。雨水從傘骨的六個角角落落，卻不曾有一滴落在我肩上。雨是那樣的冰，風是那

麼的冷，傘下是那樣的暖。

「啞當」一聲，外婆將柴放進火盆，隨著火苗的出現，屋裏的生機也隨其蓬勃起來。我把一顆桔子丟進火中，外婆搬來板凳坐在我身後，動作輕柔地為我擦拭濕發。我拿出那表皮微炭的桔子，顧不上指尖的熾熱，剝出一瓣塞進嘴裏，酸甜的美味使我連連點頭。外婆看著我的憨樣，笑著手指點我鼻尖，頓時紅瓦白牆的屋子裏，回蕩起溶溶的笑聲。

可是歲月是無法再見的臉龐，是逐漸成熟的姑娘，是匆匆遠行的步伐，是無法再見的臉龐，是雨刷一遍遍刮過也刮不平加的漣漪。我的臉仍在窗上貼著，任憑雨水躲進眼底將眼眶打濕，我擡頭望向那深沈的天，若雨水能匯成一片海，那波浪中心便是我懷念的心。

雨落下後便滔滔不絕的前進，卻又一滴滴積存在心房的一角，化作一顆苦苦無法釋懷的懷念淚。

路

佳作獎基中書院呂文隆69

前程前途，不知何時耳邊淨是這些字眼，從老一輩人的嘴裏，從同學的嘴裏，從老師的嘴裏，從每一個我熟悉的人甚至過路生人的嘴裏，唯獨我的父親。

說他仙人之姿，他時而與菜市場上的商販們殺價殺的昏天黑地，在家中也沒有一家之主的模樣，洗衣做飯樣樣行，母親性情暴躁時就哄著。說他凡夫俗子，我遇見事情時他總能解決，就像影視裏的祖師點一下便清澈明朗，時而看他在書房書寫字靜坐，香爐騰起一縷雲煙，陽光奪窗而入，書房頓時恰如街邊的古董老店，淨裝著從古至今的歲月，等著有緣之人推門入室，尋找那一絲絲的緣分，父親如同仙人般在書房等著，當然他只能等到我。

年有十八，十八歲，我也該上一所大學，為了所謂的「前程前途」，從小便為此努力，考高分，拿名次，所有人都很滿意，唯獨我父親。考好了所有人都覺得應該，因為是我，考壞了所有人都覺得不應該，因為是「我」。父親從不在乎我分數名次的高低。一次我因我的成績而自責，父親便帶我到書房練字，我浮躁不止，字寫得歪歪扭扭，父親只說接著寫。到後來，字也正了，心也靜了，便將困惑說與父親，父親不以為然說到「這世間萬物四季輪回，生死流轉，歷朝歷代建立在上一個朝代的基石上，也成了下一個朝代建立的基石。這一次考試的失利讓你明瞭了缺陷，你知道錯哪補上便是，管他人口吐星沫，閑言碎語甚？他們口中的你真是「你」嗎？」

我答不上來，父親也沒再多說，那個問題此後便在我的思緒中不斷回想。別人口中的我真是「我」嗎？直到我在角落裏聽到了他人的「閑言碎語」，有的說我才天生就聰明，有的說我作弊手腳不幹淨，可誰又知我次次挑燈夜戰才有如今成果，這時我才明白我與「我」早已兩般模樣。

事後我將此事告與父親，他欣慰道「很好，意識到了一半，知道他人口中的

『你』跟你所自己知道的自己不是一個意思。」我接著問道「那另一半呢？」他抿一口茶說道「能已知我非我，那所謂的『前程前途』是你的前程前途嗎？」我頓然察覺，他又說道「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前程前途「都是路，叫「前路」，世人都看政客揮斥方遒，看富人酒池肉林，看別人的路是路，自己的路就不是路了嗎？」

我本想反駁，父親立馬製止我又說道：「別以為我不知道，一直以來他人口中的「前路」你一直當作是自己的，為此挑燈夜戰，懸梁刺骨，可到最後，終有一天你會失去自己，失掉方向，莫將玄門當井門，少用心機奉神明，這個神明可以是神像佛像，可以是名人豪傑，但一定是你自己的神清明靈。」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父親原來都看在眼裏，兒時我有過各種興趣，想奔跑，想畫畫，想唱歌，可都為了「前路」都放棄了。如今才覺察到，「前路」原來不是我要的。從古至今，多少帝王將相輪番登臺，多少文人騷客書寫千古佳作，到如今皆作塵土，往後你我也沒差，人生不過百年，卻要世人皆求功名利祿，以此站在他人之上，讓他人也追求功名利祿，沒完沒了，過去如此，現在依舊如此，人山人海的路為父我不想走，因為到後絕大多數都成了路上的屍骸，只有屬於自己的路，哪怕成了枯骨，骨上卻有鮮花綻放，你要怎麼走，走什麼樣的路，你自己決定，前提是這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說罷，手中的茶杯只剩些許茶渣。

自從與父親的談話後，我便不再受他人影響，我走在自己的路上，任由他人閑沫作雨打，任由閑言碎語作風吹，我自閑庭信步。在我離家前母親大包小包的愛塞滿了行李，父親則給了一把鑰匙讓我記得回來看看就行，我便踏上了自己的旅程，但走前父親一句言語，揉碎在風中無聲無息，我卻能明白其意，「君且去，休回顧。」

路

優秀獎靈惠學院鄧子行12號

路，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條專屬於他們自己的道路。那什麼是一條完美的路呢？這條道路又該從哪處出發又去往何方？而這路是否真的如此重要？

馬路，一條廣為人知的路。在古時，馬路出現都是伴隨著人們的出行。它不是忽然出現的，人走多了，自然就成路了。例如我熟知的絲綢之路和進藏之路，這兩條路一個是沙漠，一個是在懸崖之上。是早期的人們為了生活而不得不開辟的一條條道路，也是為了後人能更好生活的捷徑。上至絲綢和進藏之路，下至普普通通在鄉村去往縣城的小石子路。都是為了我們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人生之路，這是一個人從出生再甚至出生之前就開始擬定的人生。促從一個完整的人生需要一個人經歷各種事情。每一個人的人生就像一本書，當你深陷其中時，你覺得漫長。而當你回想時，往事卻如雲煙一樣飄散。一個好的人生之路，往往需要腳踏實地，若想直接平步青雲乃是癡人說夢。人生只有一次，這途中並沒有

反悔的機會。所以每一步都要深思熟慮，若是一步錯，可能步步錯。相反，如是一步對，則步步對。條條大路通羅馬，雖然有的起點已經是羅馬，但羅馬不一定是每一個人的終點。只需人生不留遺憾，任何人生都是完美的。一條完美的道路，從來沒有定義。因為一千個人裏，就有一千條不同的道路。就像一道數學題，它可以擁有成千上萬的解題思路，仍可以得到那個正確答案。所以說不必因為別人的道路看起來輕鬆而忘記了來時之路所帶給你的經歷和情感。那傍人無法得到的。

而這條路從哪來，而去往何方也是因人而異。每一個人的終點都是不同的。可能你們在來的這條路上一路相伴，但這天下種種，無有不散的晚餐。因為每個人所經歷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因此所構成的結果也大不相同。我們都會抵達道路的終點站，也望那時的我們都早已得償所願。

至此，這一條條路是否重要，我想每個人都已經擁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